

史
通
訓
故

史通訓故卷之七

品藻第二十三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薰蕕不同器象鸞不比翼
若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
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
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爲偶奚
必差肩步武方稱連類者乎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
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
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
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袁

董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爲斷粗得其倫亦有厥
類衆夥宜爲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
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案
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
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
類於其敘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爲
等差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牛仲弓
並在第一等曾參冉有並在第三等也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
鄧三甥欲殺之聘甥驢甥養甥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
侯入下愚之上即第七等夫寧人負我爲善獲戾持此致

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

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標格寘

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而已哉

三甥皆在第六等又其敘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爲上陽處

父次之士會爲下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在第四等士會在第五等其述燕

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武陽居末高漸離在

第五等荆軻在第六等秦武陽在第七等斯並是非瞽亂善惡紛紜或珍

雥齷而賤璠璵或策駑駘而捨騏驥以茲爲監欲誰

欺乎又江充息夫躬讒諂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

良論其奸凶過於石顯遠矣而固敘之不列佞幸楊

王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與朱雲同列、冠之傳首、不其穢歟、若乃旁求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繆、其累實多、案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爲伍、有乖其實者焉、又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至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驅馳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

錄夫回瑗是棄而揚董獲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

者也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徃徃而有借

如陽瓚效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

徒歟

劉謂劉康祖
卜謂卜天與

而沈氏竟不別加標榜唯寄編於

索虜篇內紀僧珎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

群小混書都以恩幸爲目王頰文章不足武藝居多

躬詣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臯感並列

隋世皆謂楊
玄感爲臯感

卽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詞人共編

隋書

列王頰在
文苑傳也

吉士爲伍凡斯纂錄豈其類乎子曰以貌

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

龐萌、曹公則見欺於徐

當作張

邈列在方書，惟善與惡

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答，而作者存

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

也。夫能□申藻鏡，區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

上智中庸等差有敘，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

清，鬱爲不朽者矣。

校八字

春秋左傳初楚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子上曰：「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

立職而黜商臣，商臣以宮甲圍王。王縊。

前漢書：頭曼單于立太子曰冒頓，後愛閼氏生少

子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于月支。

史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者。

孤憤五蠹內外儲說十餘萬言。

前漢書古今人表有上中下三科上上上中至下下凡九等

春秋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聃甥騶甥養甥請殺之鄧侯弗許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楚子伐鄧滅之

春秋左傳舟之僑彌大夫奔晉文公立爲戎右春秋左傳文公五年陽處父聘于衛甯羸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曰以剛商書曰沉潜剛克高明柔克夫子一之其不没乎

史記秦并天下逐太子冊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傭始皇聞而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稍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被誅

史記荆軻者衛人爲燕太子冊報秦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而匕首見秦王驚自引去軻被殺

史記荆軻之報秦也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舞陽爲副史記作舞字前漢書江充字次通邯鄲人歷官水衡都尉後爲使者治巫蠱爲戾太子所誅太子兵敗逃至湖陰自經死

前漢書息夫躬字子微河陽人以告東平王雲祝
詛事封宜陵侯後以祝盜爲人所告逮係獄死
前漢書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坐法腐刑元帝時爲
中書令劾元中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建言宜罷中
書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與顯忤後陷望之自殺
堪更生廢不復用

列女傳魯秋胡紫婦者秋胡子之妻娶五日而宦
于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道旁採桑婦人悅而以
金挑之不受歸家奉其金遺其母婦至則向採桑
者也曰去親五年及還當見親戚今乃悅道傍婦
人而下子之裝以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見
不孝之人遂投河而死

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
禮晏子言于公餽之以二桃曰計功而食接與疆
爭功而慚自刎死冶曰二子死之冶獨不逮亦刎
而死

後漢書孝女曹娥上虞人父盱爲巫迎神溺死不
得其尸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旬有七日遂投江而
死

宋書王景度爲東郡太守守滑臺戍王虜悉力攻

滑台城東北崩壞景度出奔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撓爲虜所殺

南史劉粲祖彭城呂人歷官左軍將軍文帝北伐

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至壽昌爲魏永昌王所圍

康祖中流矢死魏人傳其首面如生

南史卜天與餘抗人元嘉甲爲廣威將軍元凶入

祗舊將羅訓等皆望風屈謝天與不暇被甲疾驅

出戰手射劬于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殺

南史紀僧琛卅陽人容貌言吐雅有士風齊明帝

時兼司農出爲廬陵內史卒于官

北史王頰字景文太原人梁將王僧辨之子入隋

授漢王諒府參軍時諒見廢陵及秦蜀二王相次

廢黜潛有異志頰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崩諒遂

反多頰之計也兵敗自殺隋書列孝行傳

隋書楊玄感楚公楊素之子以父軍功位柱國煬

帝征遼東令於黎陽督運遂謀反兵敗自殺

隋書楊諒字德章文帝之子開皇元年立爲漢王

文帝崩使屈突通徵之不赴遂反揚素擊之兵敗

降以陞死

魏志張譔字孟卓東平壽張人太祖袁紹皆與譔

友太祖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及還
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後陳宮說邈舉兗州迎呂布
邈遂叛故贊云昔漢光武謬于龐萌近魏太祖亦
蔽于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此張邈非徐邈也
其徐邈字景山剡人魏國初建爲尚書郎以醉酒
免無見欺事

後漢書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好人倫多所賞
識若樊子昭和陽士皆顯名于世與郭有道齊名

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晉書裴楷與王戎俱爲吏部郎楷有知人之鑒鍾
會山濤皆所賞識文皇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
通王戎簡要

直言第二十四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能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况史之爲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爲法、受屈、

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弑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於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於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而全足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案金行在歷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

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于寶虞
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生達之
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人之書
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劭齊志
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案于時河朔王公箕裘未
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
剛亦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殉名壯夫重氣寧爲蘭
摧王折不爲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
禦常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
足而遺芳餘烈人到于今稱之與夫王沉魏書假回

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

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校五字

後漢書順帝之世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春秋左傳宣公二年趙盾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曰未
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
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
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
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
也爲法受惡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
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
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
既書矣乃還

吳志孫亮即位諸葛恪表常昭爲太史令撰吳書
後孫皓欲爲父和作紀昭以和未即位宜爲傳
漸見責怒收昭付獄華覈連疏救之不許昭遂誅
魏書崔浩字伯深清河人監秘書事與高允等著

國紀敘成國書三十卷時太原閔堪趙郡鄆縣素諳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念毒構浩于帝真君十一年被誅郎史以下皆死

吳錄張儼字子節吳人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作默記行于世

晉書孫盛撰陽秋桓溫見之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盛諸子向盛號泣請爲百口計盛大怒諸子遂竊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雋太元中孝武博求異書始于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

蜀志建興十二年諸葛亮悉大衆出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魏氏春秋亮既屢遣使交書又致巾襜婦人之飾以怒宣王習鑿齒漢晉春秋諸葛亮卒揚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烏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于是儀結陣而去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魏氏春秋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等下陵雲臺鎧仗自出討文王習鑿齒漢晉春秋帝見威權日去

不勝其忿乃自出討文王賈充逆帝戰于南闕下
成濟問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爲今
日濟卽前刺帝乃出于背于寶晉紀充曰公畜養
汝等爲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
則犯蹕之言乃于寶也
晉書王沉正元中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
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曲筆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疎既辯、
等差有別、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畧外
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
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
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
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捨由乎臆說、威福行於筆端、
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
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爲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已
讎、若王沉、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

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以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畧廣異聞、用標先覺、案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卽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綠林、名爲豪傑、安有貴爲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於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

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於秭歸群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安得從而書之

一作此事何從而書

盖由父辱受髡

故加茲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恒而他善必稱已惡不諱逮乎近世無聞至公國自謂爲我長家相謂爲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細素實

一作難

爲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

言於史耶、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見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丘、齊興而有劉秉、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者、史皆貞觀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知、情僞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寔、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

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
於今哉蓋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
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
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
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
得愛憎由已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
室欲求寔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
革也

校十二字

晉書虞預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
于王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更疾隱形于言色
預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隱竟以謗歸
南史初裴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脩何

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嘗欲繼成先業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以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畧二十卷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疏謝之請兩什焉

魏志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初歸袁紹中子熙與州平文帝納后于鄴後失意有怨言帝怒賜死

晉書或云丁廙丁儀有盛名于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覓不爲立傳

後漢書劉玄字聖公弟爲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于平林吏涿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舂陵因自逃匿後平林兵起聖公往從之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舂陵四月破王莽兵號聖公爲更始將軍因立爲天子陳兵大會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

後漢書齊武王縯字伯升光武長兄也王莽未起兵自號柱天大將軍更始即位拜大司徒封漢信侯及伯升拔宛光武破王尋王邑兄弟威名流甚

更始君臣忌而害之

後漢書明帝永平十五年春行幸東平帝以所作
光武本紀示東平王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
後漢書明德馬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永平三
年立爲后明帝崩肅宗尊爲皇太后后自撰顯宗
起居注

蜀志先主章武二年六月黃氣見秭歸十餘里中
廣數十丈

漢晉春秋後主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
從江南度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蜀志後主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
元既云史官言矣又云不立史官何也

晉書陳壽父爲馬謖叅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
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云亮將畧
非其所長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後漢書獻帝建安五年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
軍王服越騎校尉种輯受密詔誅曹操事洩曹殺
承等夷三族

宋書袁粲初名愍孫慕荀奉倩爲人改名粲字景
倩陽夏人歷官侍中齊高帝蕭道成功德既重天

命有歸祭以身受顧命謀誅之事敗謂其子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名義至此耳遂父子并受害

宋書袁粲據石頭反尚書令劉秉黃門侍郎劉述等率衆赴之蕭道成遣戴僧靜陷石頭斬粲于城內秉等踰城走擒之并赴誅

蜀志諸葛亮與司馬懿相持渭濱病卒魏書云亮糧盡勢窮憂患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

鑒識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
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
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欲求
銓覈得中、其惟千載一遇乎、况史傳爲文、淵源廣博、
學者苟不能探賸索隱、致遠鉤深、烏足以辯其利害、
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爲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
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
躬爲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體、一作耻
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本殊

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賣餅大官、誠智士之明鑒也、逮漢史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王充謂彪文義決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爲甲以太史公爲乙也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爲勝、余以爲失、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必矣然此二書、雖互有脩短、通有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爲連類、張晏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案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空而

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商推漢史雅重班才唯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案弘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鷄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爲孺子史刊攝政之年厲亡流彘曆紀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劉祥撰宋書序錄歷說諸晉史其畧云法盛中興荒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敘事也當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

事核若斯而已可矣、必令同文舉之含異、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彫章縟綵、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夫史之曲筆僞書、不過一二語、其負罪爲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知倉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爲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亡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歎、旣無德不報、故以虛美相酬、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

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爲制勝者尋此論之作盖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有假手

史臣以復私門之耻不然何惡直醜正盜憎主人之

甚乎

陸儼山校本夫史之曲筆至此一百九十九字在曲筆篇安可言於史也之下依檢宋本仍在

此篇

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爲用亦復如是

盖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

梅氏寫狀

一作獻

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

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

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燼火滅，泥沉雨絕。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校三十八字

文選曹植與楊脩書：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五伯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魏畧嚴翰善公羊春秋，時鍾繇好左氏，以左氏爲大官。厨公羊爲賣餅家，數與翰會，辨析長短。繇善持論，而翰訥口。屈時無以應。繇曰：公羊高竟爲左丘明服矣。翰曰：直故吏爲明公服耳。公羊未肯也。晉書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累遷尚書郎。嘗論班馬優劣，又以魏武不及劉備，樂毅減于諸葛，詞多不載。

北史劉軌思渤海人，仕齊，位國子博士。

荀悅，漢紀呂后名雉。諱雉之字曰野鷄。惠帝立，呂后以魯元公主女爲惠帝后。無子，呂后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皇帝。四年，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呂后廢之，立恒山王。

弘爲帝大臣迎代王立是爲文帝大臣等誅弘
史記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成王少周公
攝政當國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

史記厲王暴虐國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于彘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南史劉祥字顯徵穆之之孫也齊建元中爲正員
郎永明中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密以啟聞上街

而不問後以積過徙廣州卒

南史徐廣字野人東莞人晉孝武時爲秘書郎撰
晉紀四十二卷義熙十三年成表上之

後漢書孔融字文舉劉公幹云孔氏卓卓信含異

氣

文選文帝與吳質書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

北史李百藥字重規父德林字公輔初德林少孤

未有字魏收謂之曰卿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

以此字卿左傳魏大名也故云字出大名百藥著

齊書

江表傳顧雍從蔡伯喈學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

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又
吳錄雍字元嘆言爲蔡邕所嘆因以爲字

晉書古文尚書藏曹以授汝南梅賾賾字仲真爲豫章內史

晉書杜預著左傳集解行于世

世說王充著論衡成中王未有傳者蔡中郎到江東得之恒秘覩以爲談助及北還諸公覺其談更遠檢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

後漢書張衡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奧五經相擬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探蹟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舍爲難、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爲繆也、不亦甚乎、昔夫子之作魯史、學者以爲感麟而作、案子思有云、吾祖厄於陳、蔡夫以彼聿脩、傳諸貽厥、欲求實錄、難爲爽誤、是則義包微婉、因攫莓而剗詞、時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儒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爲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

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邪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畧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也案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乘傳以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况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爲迂闊丘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固畧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郊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王盟上國

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非是獨畧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既疑丘明之櫝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持爲足曲者也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類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爲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爲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案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尋遷

之馳驚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
惟首陽山之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氏、死於
漢日、而乃升諸傳首、庸謂有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
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恠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
報、推爲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
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
同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爲卷、又遷之紕繆、其
流甚多、夫陳勝之爲世家、旣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
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違凡例、志
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

乖刺復何爲乎、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
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爲格言、案曹公之
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
文帝臨戎不武、爲國好奢、忍害賢良、疎忌骨肉、而壽
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
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
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
則以魏爲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僞之君、中朝
所嫉、故典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疎

魏而親蜀也

陳壽上書諸葛亮集云陛下邁蹤古聖
蕩然無忌故雖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

無所
華也

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邪、習鑿
齒之撰漢晉春秋、以劉爲僞國者、此盖定邪正之途、
明逆順之理爾、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
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爲文以
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倫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
道、女史由之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爾而就也、安
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
載、而藉其權以濟物、取誠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
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耳、
自二京版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僞史、聚成春秋、其

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案于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逖彼東南，更爲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僞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群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邪？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爲魏史，傳列烏夷，不

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紆魏
羞且東晉之史宋齊之書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僞
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
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惟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
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爲編次
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
作者之本意或出自冒懷枉申探賾或妄加向背輒
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未學習其狂狷成其註誤
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爲口實惟智
者不惑無所疑焉

呂氏春秋孔子窮乎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晝寢
顏回索米得而饗之孔子望見回攬其甑中而食
之食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回
對曰不可向者燎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攬而飯之
孔子嘆曰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春秋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
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
麟也然後取之

史記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
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

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
春秋左傳文公十一年虢虢侵齊遂伐我冬十月
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擣其喉以戈殺
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

後漢書獻帝自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
氏黨舊又殺董貴人帝與伏皇后父完書令密圖

之事泄操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下暴室以幽崩
魏志文帝築陵雲臺穿靈芝池魏氏春秋帝待諸

王法峻任戎王來朝暴薨陳王及白馬王彪欲同
路東歸使者不聽帝又以前嫌誅丁儀等并其男

口帝之猜忌疎忌皆此類也

晉書晉鑿齒傳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凡五十四卷

宋書檀道鸞字萬安高平金鄉人歷位永嘉太守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晉書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陸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冏不之悟而竟以敗非倫也倫乃趙王晉書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

北史崔鴻伯父光祖曠從慕容德南度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宋爲樂陵太守

友人祥符崔汝棟校

史通訓故卷之七終

史通訓故卷之八

模擬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
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苻朗則比跡於莊周
范曄則參蹤於賈誼况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
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盖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
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盖古者列
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爲
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
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思欲擯抑馬

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
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
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
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
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
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
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
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
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
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

臧江外忘亡豈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未臧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爲解釋也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

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師古曰呼其字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今狐德菜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

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謝承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其爲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彼，其所以爲似者，

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爲匹夫、恟惶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蓋左氏爲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輦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耻、義當畧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

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畧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牂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畧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與論語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辭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

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畧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
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
心同也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
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雋死曰中原可
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
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
混說無取睠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
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
夢山上掛絛占者曰其爲幽州乎秋七月拜爲幽州

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
缺畧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邲先
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
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
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
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
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
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
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
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

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晉書荀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

校二十四字

降于謝玄，加散

騎侍郎，著待子數十篇，行于世。亦老莊之流也。史記：李斯上蔡人，從始皇定天下，拜丞相，二世時

爲趙高所陷夷三族

吳志孫皓字元宗孫休卒丞相濮陽興等立之爲
晉所滅

前漢書李陵既降虜昭帝時霍光遣任立政招陵
單于置酒陵與衛律侍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
良苦霍子孟請少卿歸無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
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

北史伊婁穆字奴干代人歷通直散騎常侍嘗入
白事周文帝望見悅之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
於是拜儀同三司

晉書愍帝諱鄴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懷
帝崩卽位爲劉聰所執被弑

春秋左傳成公七年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共仲
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九年晉侯見而歸之
使合晉楚之成

南史江湛字徽深考城人歷官吏部尚書時魏遣
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謂宜許湛謂許
之無益劭怒曰今三王在距詎宜苟執異議聲色
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排之殆于傾
倒後劭行紱逆湛亦遇害

春秋左傳宣公二年鄭伐宋華元禦之將戰華元殺羊食上其御羊斟不與及戰與入鄭師華元爲鄭所獲宋人以兵車文馬贖之半入華元迺歸見叔詳曰子之馬然也

晉書桓玄字敬道大司馬溫之孽子封楚王即位爲劉裕討誅之

晉書殷景仁陳郡長平人小字鐵初爲宋武帝太尉行參軍歷官尚書僕射

南史張暢字少微宋孝武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元嘉中魏太武南征至彭城暢於城上與魏尚書

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名聲遠聞足使我知

春秋左傳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馬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曰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辛且

比曰季梁在何益

晉書慕容雋字宣英號之第二子號死即位慕容

恪字玄恭號之第四子封太原王初建業聞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大耳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七月日有食之于是叔輒哭曰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

卒

北史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歷官幽州刺史累

遷尚書右僕射

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園鄭六月晉師救鄭

楚師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日先濟者
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北史高季式字子通太尉昂之弟也永熙元年神
武與爾朱兆戰于錦陵大敗之慕容紹宗引軍西
上高季式以七騎追之夜久方還槊血滿袖季式
歷官太常卿

說苑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
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于高
好龍屋室雕文皆以寫龍于是天龍見而下之窺
頭于牖拖尾于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
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者也

書事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恠異、何者、禮儀用捨、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

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
此三科、叅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關、求諸筆削、
何莫由斯、但自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
以示後、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
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
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又傳玄之貶班固也、論國
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
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畧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
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齟齬、夫雖自卜者審
而自見爲難、可爲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上

知猶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苟自前哲之指蹤校後來之所失若王沉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紂檟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子曰於予何誅於數家見之矣抑又聞之恠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啟龍漿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逆壁於秦皇圯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

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盤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王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嘲謔小辨嗤鄙異聞雖爲有識所譏頗爲無知所悅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駟蠅而踐筆卓卓沉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茹齡石戲舅而傷贅其

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爲雅言苟使讀之者爲之解頤聞之者爲之撫抃

一作掌

固異乎記功書

過彰善癉惡者也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爲煩樞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凰來儀嘉禾入獻泰得若雉魯獲如麇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僞莫分是

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
自相君長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
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
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
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

異乎春秋之義

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

夫臣

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
何辭費其煩二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
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樸史唯編丞相
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已下

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爲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爲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畧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乃敘其名位一二無遺此實家謀非關國史其煩四也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怠沴流宕不歸垂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

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記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郯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熊之崇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五穀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禱杌之記其所缺畧者多矣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

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都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校十一字

晉書傳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歷官司諫校尉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傳子

史記殷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嚳次妃行浴見玄鳥墮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
史記周紀昔夏有二龍止于帝庭曰余褒之二君帝卜請其醢而藏之至厲王祭而化爲玄龜後宮童妾遭之笄而孕棄之宣王時諺曰檠弧其服實亡周國有夫婦賁是器者執之逃見棄子收之奔褒褒人有罪請入之是爲褒姒幽王愛之廢申后申侯殺王

春秋左傳成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曰不

食新矣六月晉侯如廁陷而卒

春秋左傳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旦求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鄆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悅之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伯說於曹伯乃背晉而

干宋哀公八年宋人滅曹

史記張良亡匿下邳遊圯上有老父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夜半往有頃老父來曰讀此則王者師矣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後漢書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曄氏相氏鄭氏未有君長乃共擲劍于石穴約能中者爲君巴氏子務相獨中之又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爲君余姓獨沉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後漢書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募人得犬戎將吳將軍頭者妻以小文帝有畜狗名曰槃瓠銜吳將軍首詣闕下帝不得已以女妻之其後滋蔓曰蠻

夷

晉書王愷正始中爲司農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
筆端驛去復來思愷自起逐蠅還取筆擲踏壞
之

晉書畢卓字義世新蔡陽人爲吏部郎飲酒廢
職嘗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
中便足了一生

宋書劉邕穆之之孫也襲爵南康公邕性嗜食瘡
痂以爲味似鰕魚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
無罪悉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宋書朱齡石字伯兒沛人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
南蔣氏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卽死

書益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
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
禾

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坂城祀
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
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鷄其聲殷云野
鷄夜雉以一牢祠之號曰陳寶

孔叢子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樵而獲獸衆莫之識
冉有告夫子曰麋身而肉角夫子曰若求之言其
麟乎視之果信

後漢書桓帝永康元年巴郡言黃龍見時吏傅堅
以郡欲上言內白事以爲走卒戲語不可太守不
聽時史以書帝紀桓帝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
應皆此類也

前漢書宣帝甘露二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願朝
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之朝天子于甘
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
名

後漢書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
自漢興以後臣屬夫餘

史記孔子曰昔武王克商還道九夷八蠻于是肅
慎氏貢矢石弩長尺有咫

史記項籍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爲秦將王
剪所戮者項氏世世爲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
史記萬石君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

謹稱然建最甚

春秋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

宣子逆客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今夢黃熊入于寢門是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

春秋左傳季文子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

史記商君謂趙良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五穀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庫德行施于後世五穀大夫死男女流涕此五穀大夫之德也

人物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
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
史官之責也觀夫文籍肇創史有尚書知遠疎通綱
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愷夏氏中微國傳寒
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閣
夭若斯人者或爲惡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
名蓋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誰大焉
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並作史道勃興
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

儀休齊之甯戚田穰苴斯並命世大才挺生傑出或
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
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
不書無乃太簡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驚窮古今上下
數千載至如臯陶伊尹傳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
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跡居多蓋各採而編之以爲
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既而孟
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
間若薄昭楊僕顏驄史岑之徒事所以見遺者蓋畧
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兔而雞肋是棄

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
重於許洛何禎許詢文雅高於揚豫而陳壽國志王
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斯亦網漏吞舟過爲
迂闊者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勸合
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
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庭文詞有餘節
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
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准的裴
幾原刪畧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穉陰受君命將賊
零陵乃宗通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鋤麋義烈何以

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漢代褒朔之流
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
其書名竹帛者蓋惟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
麟已來四百餘年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
載余甚懼焉卽其義也至如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
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
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
書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
或陰情醜行或素食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
足以懲誠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爲錄不其穢乎抑又

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筭之才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傳寬靳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懷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爲少書之維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爲列傳不亦煩乎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賢良可記而簡牘無聞斯乃咎所不該理無足咎至若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珎齊竽混吹者矣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

史記高陽氏有才才子八人世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舜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

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史記伯翳之裔曰中涵在西戎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才力事紂

史記武王克紂散宜生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

入立于社南

史記由余其先晉人也戎王聞繆公賢使由余往觀之繆公厚禮由余以女樂遺戎王由余歸數諫

不聽乃去秦

會稽典錄范蠡字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楚宛三戶人史記范蠡事越王苦身戮力深謀二十年竟報

吳滅會稽之耻

吳越春秋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爲宛令史記吳王棲越于會稽勾踐使大夫種行成

于吳勾踐欲使范蠡治國蠡曰鎮撫國家親附百

姓蠡不如種于是舉國政屬大夫種

劉向新序齊威爲商賈車以適齊暮宿郭門外桓

公出郭迎客辟賃車者戚飯牛車下擊牛角疾商

歌公聞而異之曰此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見而

大悅授以爲卿

史記司馬穰苴田完之苗裔也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晏嬰薦穰苴敗燕晉之師尊爲大司馬其後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司馬穰苴兵法

前漢書文帝立封太后弟薄昭爲軹侯後以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前漢書楊僕宜陽人以千夫爲吏南越反拜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

漢武故事武帝輦過郎署見一郎鬚眉皓白問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驍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不遇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

魏志桓範字元則司馬宣王起兵收曹爽範說爽引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央範哭曰曹子冊佳人生汝兄弟憤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戚矣遂并誅

文士傳何禎字元幹廬江人人晉爲尚書光祿大

夫

晉書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也風情簡素辟司徒掾不就卒

幽明錄隴西秦嘉字士會雋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爲曹掾淑歸家晝卧流涕嫂恠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鄉亭病亡二客俱一客守喪一客賁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事如夢

後漢書陳留董祀妻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適河東衛仲道興平中天下喪亂爲胡騎所獲生沒于左賢王生二子曹操與邕善乃遣使以金幣贖之而重嫁于祀

晉書張祹吳郡人恭帝爲瑯邪王祹爲郎中及帝踐阼劉裕以祹爲帝故吏帝親信之封藥酒一罷令祹鳩帝祹受命而嘆曰鳩君以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因自飲而死

春秋左傳晉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宋書鮑昭字明遠東海人爲臨海王子項叅軍子
項敗爲亂兵所殺

春秋左傳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
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
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所以懲肆
而去貪也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數惡無禮其善
志也

後漢書梁冀字伯車商之子順帝時拜大將軍鳩
質帝崩復定策立桓帝以驕橫誅

史記傳寬以五大夫騎將從擊項籍封陽陵侯斬
欽以中涓從封信武侯

蜀志許慈字仁篤南陽人後主時稍遷至大長秋
南史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郟人隨謝玄討苻堅有
功封關內侯

北史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皇始中歸魏道武見
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歷官并州刺史

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臺之東歸而藏之
以爲寶周客聞而觀焉掩口而笑曰與瓦礫不殊
韓子南郭處士爲齊宣王吹竽王悅之廩食以數
百人湣王立好一一而聽之處士逃

門人祥符馬斯臧校

史通訓故卷之八終